

# 阿里耶夫治理下的阿塞拜疆

龍 舒 甲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摘 要

阿里耶夫於蘇聯時代曾經歷任阿塞拜疆國安會主席、阿共中委會第一書記、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當他被戈巴契夫罷黜後，遂回到家鄉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又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後來他放棄共黨黨員身分，並再建立起自己的權力基礎，一九九三年十月，他再度勝選成為阿國元首。

在近五年間，他雖掌握實權，但仍一直在面對國內外困難環境，並全力奮鬥；他的治理作風雖還具有過去的舊制統治模式，可是在實施國家體制轉型過程上畢竟略有果效。未來任期，若無意外與大礙，政經改革成績應較目前明顯才是。

關鍵詞：阿里耶夫、阿塞拜疆、納卡、裡海

\* \* \*

## 壹、前 言

阿里耶夫 (Heydar Alirza Oglu Aliyev) 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初當選為阿塞拜疆的總統以後，遂逐年擴大其權力與鞏固其地位。儘管他允許憲法與多黨制政治存在，但在「民主化」過程中卻留下不少為人議論與詬病之處；所以當他接二連三地經歷了陰謀政變與暗殺之際，仍要面臨來自國際間的批評。依據憲法規定，阿塞拜疆須於今年九月舉行總統大選，就目前情形來看，阿里耶夫本人並未放棄蟬聯的意願；事實上，他再度當選之可能性不低，只是得票率數字上或許已沒有上一次那麼高。

其次，他在處理民族問題方面，雖和亞美尼亞已就「納卡爭端」簽訂了停火協議，並與對方維持了兩年無戰事的局面；不過，他未曾打算將該地區拱手讓與亞國。近兩年來，透過石油探勘與開採談判之便，在解決「納卡問題」上反藉國際調停者加緊向埃里溫當局施壓，並似乎已取得上風；然而，在取得兩國間永久和平的目標上，卻依



舊是遙遙無期。

再次，阿里耶夫掌握裡海石油寶藏，於這些年間設法吸引不少國家前往巴庫（Baku），期能為阿塞拜疆帶來無限財富，截至此時，他雖已克服了不少困難，然在經濟改革與處理數十萬難民問題上，尙未見有多大進展，而阿國人民似也未曾感染到「石油熱」所帶來的興奮。因此，想要在經改之路上大步邁開，恐怕只有等他蟬聯第二任以後再說了。本文擬就阿里耶夫執政近五年來，在政治發展現狀、解決納卡問題的做法、對外關係之改善與開拓，以及經濟改革的突破等方面之表現與影響力試作分析。

## 貳、政治發展的現狀

### 一、民族主義與反對勢力的關係

衆所周知，民族主義是造成前蘇聯解體的致命重擊。在阿塞拜疆，由於「納卡地區」衝突所挑起的民族主義情緒與行動，也是促成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共產政權結束的主因。八十年代末期，前蘇聯地區出現了不少「非正式組織」，阿國也不例外，單至一九八八年底，就已約有四十個這種組織存在。它們影響了阿共內部的若干知識分子，而後並與其結合，在對蘇共與阿共於處理「納卡爭端」之心態與做法極感不滿之下，宣布脫離阿共，另組「阿塞拜疆人民陣線」（Azerbaijan Khalq Cabhasi）；不久，選出埃爾奇別依（Abulfaz El'chibey）為主席。該「陣線」之主要訴求，起初只在於拒絕「納卡地區」的自決與維護國土完整，以及要求蘇共與阿共放棄集權；後來，當其主張為全國一致接受時，阿共終於承認「人民陣線」是個反對黨。

一九九〇年，「人民陣線」曾迫使阿國最高蘇維埃承認選舉不公，且另外成立只有五十名議員的「國家議會」（Melli Mejlis）。翌年，在莫斯科發生「八月流產政變」後不久，阿國選出其首任總統穆塔利波夫（Ayaz Mutalibov）；<sup>①</sup>穆氏本人與莫斯科方面關係良好，一九九三年，曾發生亞美尼亞部隊「屠殺」阿族人民，以及總統有意加入獨聯體，和簽署「集體防禦條約」，「陣線」遂發動大規模示威，造成穆氏倉惶逃往莫斯科。於是，「國家議會」決議另選總統，結果該組織主席埃爾奇別依當選。<sup>②</sup>此人雖有理想，但卻拙於管理，對政府官員貪腐無能為力，故而失去民心，只得一走了之，返回家鄉納希切萬（Naxcivan）。

### 二、反對勢力與阿里耶夫間的矛盾

當「議會」把總統職務交予阿里耶夫代理時，阿國境內已有近卅個政黨，其中大多成立於一九九二年，但以後又陸續有政黨與政治運動組織增加。阿里耶夫於一九九

註① *EIU Country Profile : Georgia, Armenia, Azerbaijan 1996~97*, p. 47.

註② *Ibid.*



三年十月初就任為阿國第三任元首後，即開始透過自己的「新阿塞拜疆黨」(Yeni Azərbaycan Partiyası)擴大權力，<sup>③</sup>並拉攏不少黨派與之聯合以鞏固地位。在阿塞拜疆之所有反對黨中以「人民陣線」與「平等黨」(Musavat)聲勢最強，其民族主義色彩也最濃厚。然自阿里耶夫掌權起，確是有意要解決「納卡問題」，只是在計畫與方法運用上需顧及較多層面；可是反對勢力卻認為阿里耶夫並無誠意，且絲毫不從民族利益與使命感上著眼；因此，一切措施只是在虛耗時間，並加深「納卡地區」阿族人民痛苦，製造更多戰爭與難民，形成嚴重的經濟負擔。於是「陣線」乃對阿里耶夫本人及其政府官員展開實施制裁行動，有意除去無能領袖。<sup>④</sup>

另一方面，因為阿里耶夫曾長期位居共黨要津，對於民主概念似乎仍舊保留蘇聯式形態，不但未利用時機教導官員與民衆，反而過於集中一切權力，舉凡家族、親信皆賦予重大職位，對於異己和持不同聲調者則根本難容，民主制度名實不符；阿國雖有一九七八年所訂之舊憲法可循，也還有選舉投票行為可以炮製，但是在一九九五年的國會選舉期間，反對黨與一切親政府小黨總共只得十六席，居新國會總席次的百分之十二·八；<sup>⑤</sup>也就是說，其他均在阿氏掌握之中，如此結果，反對黨派其實難以制衡，國際輿論對之亦不少批評，可是，阿里耶夫反問：西方社會雖有民主制度已超過二百年以上，尚且頗多毛病；又如何要求新生民主嬰兒具有西方水準？<sup>⑥</sup>因此，阿里耶夫與反對勢力之間又多一種矛盾。

### 三、外國的干預

對阿里耶夫擔任阿塞拜疆總統而言，他雖不斷地收攬權勢和強化地位，可是這個寶座卻也坐得令他深感不安。除了在他代理總統職務期間曾經遭遇「人民陣線」中激進分子行刺未遂之外，即使在他掌權以後，也曾於五年以內面臨八次左右的叛變與暗殺事件。<sup>⑦</sup>這些事件的參與者雖然包括內務部特種警察部隊、國會代表、退休軍官，甚至國會議長，但其實在這些人與組織的背後，大多是俄羅斯在進行干預。

原來，俄國希望阿里耶夫在政治上傾向莫斯科，在軍事上仰賴俄軍與俄製武器，在經濟上允許俄國獲得更多裡海石油利益；然而，當感受阿里耶夫存心冷淡疏遠之時，遂藉「納卡問題」盡情發揮：或供應「納卡」軍隊強大武器對阿國軍隊以寡擊衆，讓阿軍付出慘重代價；或聯合阿國反對勢力對阿里耶夫連續祭出狠招，企圖迫使總統無暇專心施政，乃致於失去民衆支持。

其實，俄羅斯就確曾先以「納卡」武裝力量對付阿塞拜疆正規軍隊。「納卡地區」

註③ *Ibid.*, p. 48.

註④ 早在阿里耶夫代理總統職務時，便與「人民陣線」存有矛盾，阿里耶夫曾在政府部門對「人民陣線」成員與總理蘇列特·侯賽因諾夫(Col. Suret Husseinov)的軍中支持者進行整肅，彼此也因而結下深怨。  
*Caucasian Regional Studies*, Issue 1, 1996, p. 20.

註⑤ *EIU Country Profile: Azerbaijan 1997~98*, p. 8.

註⑥ *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Magazine*, Vol. 5, No. 3 (Autumn 1997), pp. 15~18.

註⑦ Based on the *Kees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from 1993 to 1998.



亞美尼亞族人口僅不過十四、五萬，即便是全民皆兵也難以面對阿軍，但是亞族在亞美尼亞部隊與俄製火力優勢下，強迫阿里耶夫考慮加入獨聯體，簽署各項條約。隨後，俄國又一再提出派遣以俄軍為主的獨聯體維和部隊進入「納卡地區」執行維和任務之要求，當阿里耶夫受到國內壓力不同意俄軍再踏入阿國領土時，<sup>⑧</sup>俄羅斯對外情報單位聯合失勢元首穆塔利波夫的支持者，在巴庫製造險惡風雲。由於如此手段一再被俄國使用，阿里耶夫政府之重要官員也只有不斷更換，而各項政策之推展與政治安定之局面則均難以如願進行與維持。

#### 四、不公平的民主社會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阿塞拜疆通過新憲法草案取代舊的。<sup>⑨</sup>阿國當局早自一九九二年即開始準備，除了抽取部分可用的舊法條款之外，另又依據「國家獨立憲法法案」(Constitutional Act of State Independence)來草擬，十月間，官方報紙公布草案，為的是想交付全民公決；結果，有百分之九十一點九的投票者同意這部新憲法。

至於議會方面，曾於同年八月十二日通過「國會選舉法」，把新國會代表人數擴增至一百二十五名，其中百名是由全國一百個選區以多數決選出，另外二十五名則屬比例代表，<sup>⑩</sup>最後由八個政黨參與角逐。十一月十二日，阿國正式進行獨立後的首次國會選舉。為此，當局曾先於六月做過政黨重新登記，有三十一個政黨於法可以參選，但其實能收齊五萬個簽名者名單之政黨只有十二個。

其中「平等黨」向「中選會」抗議：該黨所得空白名單只能容納五萬三千人簽名，要想再多收集或做錯誤更正則不可能；然而，總統自己的政黨卻可獲有更多的名單，對此，中選會的解釋則是：本來名單分配就有多有寡。

競選以前，總統本人曾一再強調與承諾公平與自由，可是政府卻在此時大肆逮捕與軟禁反對黨人士。<sup>⑪</sup>若見指責總統或政府貪污腐敗之言論出現於報紙，則審判新聞人員；若出現於電視，則設法消除競選對手之影像與聲音。至於競選海報，只見少數「企業家黨」候選人肖像而已。

該國三個主要反對黨於九月間雖被解禁，但仍與另外十四個黨一同被禁止參加國會選舉。<sup>⑫</sup>這次選舉曾進行三輪，總算湊滿人數。歐安組織觀察後認為有嚴重瑕疵，並且做成十點建議提供當局參考。今年秋天，總統大選將臨，反對黨人士卻已先表示，他們毫無當選的機會，並展開一些抵制行動。<sup>⑬</sup>

註⑧ RFE/RL Research Report, June 10, 1994, pp. 13~17.

註⑨ EIU Country Profile : Azerbaijan 1997~98, p. 7.

註⑩ Ibid.

註⑪ EIU Country Report : Georgia, Armenia, Azerbaijan, 4th quarter, 1995, pp. 30~31.

註⑫ Ibid., p. 32.

註⑬ RFE/RL Caucas Report, Vol. 1, No. 9 (Apr. 28, 1998), p. 2.



## 叁、解決「納卡問題」的原因與做法

### 一、解決「納卡問題」的理由

阿里耶夫雖非民族主義分子，可是他上台以後所面臨之最大挑戰與困擾，首推民族主義情緒之作梗。其實又可歸結於如何在不失民族尊嚴情況下收回「納卡地區」。「人民陣線」自始即與此目標有關，其爾後不斷反對阿里耶夫也多因為阿氏的言行不似具有阿塞拜疆人傳統精神，並也唯恐他出賣「納卡地區」及該區之阿族人民。阿里耶夫不僅承受該組織之抨擊，甚至一而再的遭逢暗殺，也實在感覺難安。阿氏雖曾表明絕對秉持國家利益與民族尊嚴取回「納卡地區」，但民族主義人士認為，在未見及事實以前，他們絕不排除動武的可能。<sup>⑭</sup>民族主義被情緒化至如此地步，遂促成阿氏急於解決「納卡問題」之主要原因。

其次，阿塞拜疆政經大權雖完全落於阿里耶夫掌控，可是他也並非沒有任何阻礙。前兩位總統穆塔利波夫與埃爾奇別依儘管分別身處俄羅斯與納希切萬，不過，他二人之支持者，包括官員與軍人，仍舊分別接受指示，對付阿氏，或者文批，或者武鬥；雖說兩人之黨羽已大多入獄，然而，還有他國仍然對此二人及其殘餘勢力進行暗助，迫使阿里耶夫不得不做防備。這些年來，他們利用「人民陣線」與阿里耶夫之間的糾纏，也同時對阿氏施以顏色；當見及阿國軍隊在戰事中遭遇重創後，遂將軍隊士氣低落、裝備與作戰能力之粗劣完全歸咎於總統：若非阿里耶夫頑梗偏私，濫用心腹，軍隊當不至於面臨如此慘狀。所以，阿里耶夫理解，若不再儘早解決「納卡問題」，往後他所面對的政治壓力仍難以避免。

第三，「納卡爭端」自一九八八年開啓以來，由城市暴動，演變為軍事戰鬥，除了軍民死傷數以萬計，彼此的社會經濟也遭到大部分破壞，當國家所有的財力與資源俱應投入戰爭時，更顯得緊縮與蕭條。就阿塞拜疆來說，自俄軍於一九九二年春撤離「納卡地區」後，阿、亞雙方的戰鬥成了全面大規模的戰爭，至一九九三年底，阿國已失去了對「納卡地區」的控制，亞美尼亞軍隊不僅占領了連接「納卡」與亞國之間百分之廿的阿塞拜疆領土，同時還製造了為數幾占阿國總人口數七分之一的難民，<sup>⑮</sup>這些人流離失所，過著極度貧困的生活；在巴庫，來自不同地區的難民，就在非常惡劣的環境裡過了若干年，一九九五年，阿國發生水災與地震，作物又遭到嚴重損壞，整個政府相當無奈。因此，阿里耶夫訪美之時，就一再呼籲美國政府與人民慷慨援助，讓阿國的經濟與難民生活有所起色。

第四，阿里耶夫認為要解決「納卡問題」就必須藉由國際社會的協助，才可以打開談判僵局。儘管彼此在談判中的條件不盡合意，但卻可在過程中明白對手底線，設

註⑭ “Armenia and Azerbaijan: Neighbors With Troubles,” *RFE / RL Special Reports*, Mar. 19, 1998, pp. 1~4.

註⑮ *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Magazine*, *op. cit.*





法尋求妥協。自一九九三年七月起，歐安會提出和平計畫後，雙方仍歷經對峙、衝突、停火、談判等過程，阿國雖曾拒絕過歐安會，但至去年入夏，歐安組織已將一份和平計畫草案交付衝突各方斟酌，此時，該草案已頗多符合阿里耶夫的條件。<sup>⑩</sup>因此，他乃加緊催促國際社會向對手施壓，一方面固然希望儘早突破多年談判瓶頸，一方面則欲藉談判成就作為他今年秋天參選總統時的宣傳武器，或可讓來自各方壓力可以減輕一些，若要真能開啓新局，則必然能使他的勝選票數更增加些。

## 二、解決「納卡問題」的做法

國際社會對於「納卡爭端」的調停始於一九九一年，當時有俄羅斯與哈薩克兩位元首表示願意處理，在幾經談判後，葉氏與納扎爾巴耶夫均願作保，於是一紙妥協味濃的協議宣布簽署，隨後卻因其他原因，使得協議破裂。<sup>⑪</sup>一九九二年春，歐安會召集了「納卡問題」的國際會議，並於明斯克舉行第一次會議。雖然經歷數次會談而又毫無進展，但「明斯克小組」卻一直繼續其工作。

在調解的角色上，俄羅斯也有一份重要的地位，雖然俄國是為了謀求自己的政經與戰略利益而出面，甚至還邀請獨聯體其他成員國來擔任配角，但是阿塞拜疆對於俄國似乎疑慮始終多於信任。俄國曾經協助安排兩國元首晤談，與草擬和平計畫，但總不忘要求阿國允許獨聯體維和部隊進入「納卡」；對此，阿國國會表示無法接受。至於歐安會之起初條件與計畫亦並非有利，不過，阿國對於歐安會的監督卻是視為公正。

最近，歐安組織在和平計畫草案中擬訂「納卡」本身擁有憲法與自治地位，但要求其軍隊撤出五個地區，並將舒沙（Shusha）與拉欽走廊（Lachin Corridor）等地區交由國際武力來擔任警衛，同時亦劃出「納卡自由經濟區」的地位。<sup>⑫</sup>去年十月，阿國根據「明斯克小組」提議，表示已和「納卡」、亞國達成協議。隨後，「納卡」總理指出，亞美尼亞族人雖可能同意逐步解決衝突，但他則堅持，所有問題必須同時解決。

其次，在國際社會的協調下，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兩國元首展開高峰會。一九九五年冬，兩國在海牙（Hague）進行首次談判，<sup>⑬</sup>由於雙方對外界並未留下隻字片語，所以，彼此也未參加以評論與報導；但是，阿里耶夫並不排斥這種由當事人面談的方法。其實，阿國從此時起也對談判之條件與要求顯示出彈性，即對「納卡地區」之自治權願賦予更寬的程度。阿塞拜疆提出的條件，不但讓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認為可行性高，而且也讓「納卡」與亞美尼亞這兩個對手難以激烈反對。於是亞美尼亞總統在顧及事實與環境，和外界壓力下首先表示願意讓步，不久，「納卡」方面也傳出願意考慮。捷爾—彼特羅斯揚（Levon Ter-Petrosyan）總統的妥協在國內激起了政治震盪，由於他的總理，在上任之前曾是「納卡」的總統，堅決認為捷爾—彼特羅斯揚無權犧牲「納卡」亞族人民的土地與前途，於是兩人之間矛盾愈趨明顯，總理本人

註⑩ RFE/RL *Special Reports*, op. cit.

註⑪ RFE/RL *Research Report*, Jan. 3, 1992, p. 48.

註⑫ Emil Danielyan, "No War, No Peace in Nagorno-Karabakh," *Transitions*, Aug. 1997, pp. 46~47.

註⑬ EIU *Country Report: Azerbaijan*, 1st quarter 1996, p. 32.



聯合了他的閣員與「納卡」方面的領導階層一致反對總統，最後總統在「納卡地區」民族主義激進分子的威脅下宣布辭職。亞國總統一走，「鷹派」勢力即在政壇成爲主流，對此發展，阿里耶夫前所未料，故也有些擔心，一面撤換外長，改由曾經擔任「明斯克小組」談判代表的原副外長朱爾夫加羅夫 (Tofiq Zulfikarov) 升任，<sup>②</sup>另一方面也要求歐安組織與俄羅斯、美國共同勸告新任亞國總統柯恰爾揚 (Robert Kocharyan)。四月底，柯氏訪俄期間已與阿里耶夫見面。

再次，阿里耶夫在解決「納卡問題」時所用的第三種方式乃是運用經濟性的手段；也就是說，藉開採裡海石油之便委請參與國家向亞國與「納卡」領導階層施壓。<sup>③</sup>阿塞拜疆自一九九二年起便與西方石油大國就開採裡海石油一事進行談判，至翌年十月雙方才簽署正式協議。不過，英國政府代表曾於稍早訪問巴庫時，告訴阿國：「納卡爭端」雖是巴庫當局的內政，英國卻不希望見到以武力方式改變目前「納卡」的地位。<sup>④</sup>此後，阿里耶夫乃向俄羅斯與美國尋求解決「納卡問題」之道。

自從美國、土耳其，甚至德國都有所表示，希望見到阿國的原油能以油管輸往土耳其至歐陸以後，便立即在催促亞、阿雙方和平解決「納卡問題」上採高姿態，同時也向雙方施壓。德國外長在訪問外高加索地區後認爲，愈快解決問題對歐洲安全和本地區之穩定與發展愈是有利。除此之外，歐安組織中的一些成員國也開始利用會議期間協助亞、阿兩國。至於把外高加索地區視爲自己安全與利益範圍的俄羅斯，不但派其外長進行「穿梭外交」，<sup>⑤</sup>同時也協助雙方就若干主要爭議，如：納卡本身的地位、拉欽走廊的寬度與地位，以及納卡阿族人民返鄉等尋求妥協，當亞國與「納卡」均表現出刁難態度時，俄方的語氣也就顯得極度的不耐與不滿。一九九六年秋，美、俄兩國均更換了在「明斯克小組」的代表，接著，便分赴亞、阿，協助在兩國元首之間建立「熱線」進行定期溝通。

## 肆、對外關係的改善與開拓

### 一、與俄羅斯的關係

阿塞拜疆與俄羅斯的關係大體可說是：親疏並立，政經共存。早於蘇聯解體之前，阿國對於莫斯科當局在處理「納卡爭端」上始終覺得不平與不滿，甚至有被出賣的想法，當穆塔利波夫成爲阿國獨立後的第二任總統，人民對他的親俄態度甚是反感，而在穆氏逃往莫斯科的這些年裡，俄國一直在協助穆氏對阿里耶夫及其政府進行陰謀活

註② RFE/RL *Special Reports*, op. cit.

註③ John J. Maresca, "A 'Peace Pipeline' to end the Nagorno Karabakh Conflict," *Caspian Crossroads Magazine*, Vol. 1, No. 1 (Winter 1995), pp. 17~18.

註④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Nov. 1993, p. 39749.

註⑤ *EIU Country Report : Azerbaijan*, 2nd quarter 1996, p. 35.



動。阿國對於俄羅斯自然不敢放棄疑懼心理；<sup>②</sup>因此，在政治與經濟上有意疏遠莫斯科；她首先退出獨聯體，但後來則是在俄國壓力下重返獨聯體；其次是拒絕以俄軍為主的獨聯體維和部隊入境；<sup>③</sup>其三則與美國簽訂軍事合作協議，引進美國軍經力量。另一方面，阿國所處位置包含在俄羅斯勢力範圍以內，為防止回教基本教義派思想滲入，阿塞拜疆又願意與俄維持合作關係；其次是在俄切斷阿國鐵路交通與民生物資供應後，巴庫當局仍須要求莫斯科方面能解除封鎖；其三當查覺俄國軍援亞美尼亞十億美元武器，並還包括中程飛彈時，阿國雖提抗議卻是無效，故在俄國安排之下，阿里耶夫只得與柯恰爾揚會晤於莫斯科。此外，讓巴庫當局覺得必須與莫斯科方面謹慎交流的因素尚包括：在阿國境內尚有卅萬俄族人民可能成為干預阿國之基礎；俄國參與阿境少數民族分離主義者活動；阿國共黨與俄共關係依舊維持某種連繫；阿國與俄貿易約佔阿國貿易總額百分之四十；俄國海外情治佈建仍然活躍於阿國黨政軍高層等，凡此多種顧慮，阿俄關係仍得保持正常。<sup>④</sup>

近些年來，俄國積極參與裡海石油探勘、開採與股權之爭奪，同時對於輸油管線之選擇，亦相當堅持。阿國在其壓力下，使得俄國成為國際油團中持股最大者，<sup>⑤</sup>同時，俄羅斯也曾辯稱裡海是湖非海，不可讓該地區之資源為他國所開發利用；截至最近，俄方已經對裡海之法律地位軟化其原先立場，<sup>⑥</sup>使得裡海周圍五國開採資源之協議又見希望，然而阿國對於石油輸出管線也有意選擇巴庫—杰漢（Ceyhan）之路，即經土耳其南部出地中海，<sup>⑦</sup>使得俄國大失所望。

## 二、與西方的關係

阿塞拜疆在刻意與俄羅斯保持距離的同時，也和西方各國與國際組織開始接觸或擴大關係。阿國與美國的關係自一九九二年開始建立，<sup>⑧</sup>巴庫當局為吸引外國投資除一方面改善環境，又一方面邀請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與美國的財經金融專家協助訂定制制度與相關法律。儘管美國與阿國曾經互訂貿易與「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 C）條約」，但因美國在「納卡問題」上一直與亞美尼亞併肩，且對阿國實施制裁性

註② Turan News Agency, "Search of Partners for Azerbaijan," *Turan Analytical Review*, Issue 267, pp. 2~3.

註③ 阿國雖拒絕獨聯體維和部隊入境，但在阿國境內仍然保留著由極少數俄軍操作的早期警報站。

註④ 阿、俄兩國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上旬簽署了兩國「友好合作共同安全條約」、「外匯與出口監督合作互助條約」、「兩國公民互免簽證協定」、和兩項「共同勘探與開採裡海石油條約」等。

註⑤ 俄在「阿塞拜疆國際合資經營公司」（AIOC）中占有百分之十的股份，但是阿國另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給俄羅斯百分之卅二·五的投資股份去開發裡海的「卡拉巴赫」油田。

註⑥ Andrei Serov, "Russia Agree to Regard Caspian as Sea," *Russky Telegraph*, Apr. 1, 1998.

註⑦ *Pittsburgh Post-Gazette*, May 11, 1998, p. A4.

註⑧ 阿國曾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由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告知美國與西方各國有關它已獨立之消息，儘管美、英、法等國不承認阿國的獨立宣言，卻同意與該政府建立關係，並允許它參加巴黎和會。





手段，<sup>①</sup>在人道援助數額上，美國給予亞國的卻是阿國的七倍，<sup>②</sup>故令阿國上下對於美國的態度與做法深為不滿。一九九六年六月，阿里耶夫召見美國大使，並在阿國人民聲援總統的同時，要求美國解除禁止人道援助的限制。至今美國在考慮到政經利益的效益後，將準備廢止九〇七號條款。除美國外，巴庫方面還採納國際貨幣基金會所擬定「調整體質方案」，並接受其階段性的貸款。<sup>③</sup>雖其數額與條件皆令阿國不甚滿意，可是這項計畫與措施卻是開啓他國陸續經援的大門。

在解決「納卡問題」的談判上，阿國與歐安組織維持密切關係，阿國甚至在「明斯克小組」成員中特別要求美國的加入，<sup>④</sup>以平衡俄國的影響力。若干年來，俄國的誠意始終出現折扣，所以讓阿國深感不能再容許這個調停機制變為箝制巴庫的工具，於是在「小組」重組時遂堅持自己的立場。去年二月，北約祕書長訪問巴庫，阿里耶夫予以禮遇，除希望該組織「盡一切可能保證阿國的安全」，並且計畫加深彼此的連繫，<sup>⑤</sup>其用意不外一方面針對莫斯科的「主宰」心態，另一方面也是指向亞美尼亞的固執想法。

阿里耶夫在西方的另項努力還包括加入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成為正式會員，為此，他首先要求把有關「憲法法院法草案」在國會通過後，送至「理事會」的評審委員會，期望能符合歐洲的標準。儘管阿塞拜疆在人權與新聞自由方面尚有段路要走，然而，阿里耶夫卻邀請「理事會」的法律專家至巴庫協助訂定相關的法案，所以，他的承諾讓「理事會」感到指日可待。同時，他也敦促「歐洲理事會議會」（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PACE）就解決「納卡爭端」通過特別決議案，為求多方來解決此問題。<sup>⑥</sup>

### 三、與鄰近回教國家之關係

就文化和語言來說，阿塞拜疆與土耳其的淵源久遠，蘇聯解體之際，土耳其立即對前蘇聯地區五個土耳其語系國家投注關愛之心，並甚至希望她們以「土耳其觀」或「土耳其主義」做為國家認同標準，以致與土耳其保持極度密切關係，或進而形成一種超越文化、信仰、語言和國籍的「大土耳其國家聯盟」，事實上，土國受民族主義影響的精英與學界一直是在推動這個構想，<sup>⑦</sup>例如，黑海經濟合作區、（十國）經濟

註① 美國國會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廿四日通過「P. L. 102-511 支持自由法案第九〇七號條款」，並於翌年元月生效。該條款授權總統禁止任何援助運送至阿塞拜疆，除非阿國解除對亞美尼亞的經濟封鎖。

註② 阿塞拜疆經由「非政府組織」（NGOs）獲得對難民的援助，據一九九七年統計，阿國難民為數一百萬，只獲得九千二百萬的援額，但亞美尼亞全國難民僅有十五萬，而美國給予的援助卻有六億一千九百萬美元。

註③ *EIU Country Profile : Azerbaijan 1997~98*, p. 16.

註④ *EIU Country Report: Azerbaijan*, 2nd quarter, 1997, p. 10.

註⑤ *EIU Country Report: Azerbaijan*, 1st quarter, 1997, p. 10.

註⑥ *EIU Country Report: Azerbaijan*, 4th quarter, 1997, p. 13.

註⑦ B. E. Behar, "Turkism in Turkey and Azerbaijan in the 1990s," *Eurasian Studies*, Vol. 3, No. 3 (1996), pp. 2~21.



合作組織、土耳其語系國家友誼、兄弟關係與合作大會等，阿塞拜疆均曾參與。

阿里耶夫當初鑑於土國與埃爾奇別依的關係非淺而對其有所疑慮，再因安卡拉（Ankara）當局也曾對阿氏舉行全民公決之合法性與結果拒絕接受，遂而轉向德黑蘭另求平衡。然而在土國新任總統德米芮爾（Suleyman Demirel）與其總理強調要與俄國加強關係後不久，阿里耶夫也改進了與土國的關係：一九九四年二月間，阿氏曾率領一個龐大代表團訪問安卡拉，<sup>③</sup>雙方除一致譴責亞美尼亞占領阿國土地，兩國領袖還以「一個民族，兩個國家」（One Nation, Two States）來表示其關係。五月間，阿氏首先簽署北約「和平伙伴關係」協議，隨後即赴土討論兩國未來政治與軍事戰略關係，接著，土耳其參謀總長古瑞斯（Dogan Gures）就宣稱，只要巴庫政府要求，土國就會準備派兵至卡拉巴赫。

土、阿兩國早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就曾簽署油管協議，阿里耶夫後來雖做了若干更動，但仍然保證，巴庫石油會經土國港口運往歐洲市場。若干年來，雖然俄國在石油股權與路線的爭奪上不斷地向阿國施壓，並還獲得相當利益，可是當阿里耶夫、謝瓦納澤與德米芮爾三位元首於特拉伯宗（Trabzon, Turkey）舉行高峰會後，已決定巴庫—蘇普沙（Supsa）以及巴庫—杰漢石油管線計畫，不過，阿里耶夫卻似有意將此計畫所需廿五億美元經費交由土國單獨籌措。<sup>④</sup>

阿里耶夫和伊朗的接觸始於一九九二年，並曾先後兩度訪伊，而伊朗也曾經援阿氏故鄉納希切萬表示雙方友好，當亞、阿兩國為「納卡地區」而戰火交熾時，伊朗甚至設法不讓戰爭擴展至納希切萬。<sup>⑤</sup>又當阿氏代理總統之際，伊朗哈米尼教主（Ayatollah khamenei）曾經訪問伊國境內阿族人民最多的城市塔伯瑞茲（Tabriz），以明白表示支持阿里耶夫。後來，伊朗軍隊亦於亞國軍隊進攻納希切萬時，曾越界保護阿拉克斯河（Araks R.）上水壩，並為阿塞拜疆難民設置帳篷與營地。不久，亞美尼亞外長即致函伊國外長，申明不再派軍至納希切萬。事實上，伊朗對於調解「納卡爭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國際社會，如美國、歐安會、俄羅斯等對伊朗都極排斥，而土耳其也始終在與其爭奪對前蘇聯南部地區的影響力。不過，儘管阿塞拜疆與伊朗之間並未受到來自安卡拉方面的影響，可是兩國卻另為了伊朗想要加入國際合資經營公司被拒而出現緊張。原來，當初阿里耶夫邀請美國時，華府堅持不准伊朗加入與分享股權，<sup>⑥</sup>巴庫當局在美國壓力下，只有得罪德黑蘭政府，但是後來仍然給予伊朗國營石油公司百分之十股權去開發裡海另兩座油田，以維持兩國共同經濟利益。然而，就在雙方處於不快時，伊朗已與亞美尼亞發展出和睦之關係。由於阿里耶夫不

註<sup>③</sup> EIU Country Report: Georgia, Armenia, Azerbaijan, Kazakhstan,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2nd quarter, 1994, p. 31.

註<sup>④</sup> "Oil, Gas & Coal Report," *Interfax*, May 1~7 & Apr. 29, 1998.

註<sup>⑤</sup> Carlo Migdalovitz, "Armenia-Azerbaijan Conflict", *CRS Issue Brief*, Dec. 3, 1996, pp. 9~10.

註<sup>⑥</sup> 美國政府拒絕伊朗參與裡海的能源開發計畫至今未變，但是這項政策已面臨考驗；若干學者在石油公司贊助其研究機構的計畫下，已從「務實」層面促請政府決策當局重新考慮是否仍要以經濟手段制裁伊朗。  
*Caspian Business Report*, Vol. 2, No. 6 (Mar. 30, 1998).



願完全破壞與伊朗的關係；因此，去年五月，新上任的伊朗總統哈特米（Mohammed Khatemi）已經表示希望改善雙邊關係，<sup>②</sup>但是對於阿塞拜疆另與以色列之間也建立了良好關係的事實，哈特米的「務實外交」可能要受到一些考驗。

## 伍、經濟發展的困難與成長

### 一、戰火的破壞

在蘇聯時代，阿塞拜疆一直是其主要能源供應區，儘管其原油生產曾由一九六五年的二千一百五十萬噸減至一九八八年的一千三百七十萬噸，但是阿國當時的經濟情況在所有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依然算是不差者，尤其阿國除石油外，另還包括：鋼管、鐵礦、水泥、採油與鑽探和地質勘探設備與零件等工業產品，以及包括棉花、煙草與葡萄酒等農業產品的輸出。然而，「納卡衝突」爆發以後，人民開始大量遷徙流動，隨著衝突規模的擴大，造成國民經濟的嚴重損失。蘇聯解體之後，阿國在「納卡」戰事上節節失利，雖然「國家議會」經常修改與訂定法律與規定，以求吸引外資，可是西方國家中對於阿國較感興趣者仍是石油利益，至於其他方面，只有任其情勢惡化。到一九九五年為止，阿塞拜疆的國內生產毛額甚至還不及一九八九年的三分之一。<sup>③</sup>而在國際社會出面協調亞、阿、「納卡」三方停火，並且施壓簽下協議之際，卻正也是阿塞拜疆民窮財盡，無力再戰的時期，即使是後來與西方石油集團簽訂了幾十億美元的石油開發協議，阿國還是非常需要西方的經援和不斷的建設，才有可能恢復元氣。

### 二、難民的負擔

「納卡」戰火點燃以後，造成悲劇性的難民問題，爲了要避免成爲俘虜或犧牲，離鄉背井的人民高達一百一十萬人，其中約有卅萬人會湧入鄰近國家，並爲這些國家帶來了社會與經濟上的困擾。可是阿國政府本身早已缺乏財源，所以對難民也就少予照顧；<sup>④</sup>除難民之外，另遭地雷與戰火傷害而殘廢者亦爲數不少。國際人道與救援組織雖是有心，卻也是面臨財力不足與緩不濟急的困境。阿里耶夫總統去年訪美時，曾經呼籲美國協助解決難民問題。我國慈濟功德會之國際賑災部門亦於去年初夏應英國邀請赴巴庫贈送近五千個帳篷提供難民使用。事實上，在巴庫地區，就將近有廿萬難民長年住在僅可遮風避雨的建築物與帳篷中，由於這個問題存在已久，並且成爲阿國不小負擔；因此，同樣促成阿里耶夫迫切希望能夠儘早解決「納卡問題」，好讓這些

註② *EIU Country Report: Azerbaijan*, 3rd quarter 1997, p. 15.

註③ *EIU Country Profile: Georgia, Armenia, Azerbaijan 1996~97*, pp. 56, 58~59; United States-Azerbaijan Chamber of Commerce, "Azerbaijan: Economic History," 1998, <http://www.usacc.com/usacc/econhistory.html>.

註④ 一九九七年，阿國政府給予難民救濟的預算有一千萬美元，另有八百五十萬的救濟款項是來自於其他國際組織。Jolyon Naegele, "Azerbaijan: The Refugee Burden Looms Large," *RFE/RL Weekday Magazine* (Internet Edition), May 15, 1998.



難民在亞美尼亞軍隊撤離之後回到自己的故園。

### 三、經濟安全上的難題

今年四月下旬，阿塞拜疆國家獨立黨曾召集親政府與反政府的政黨中的經濟學家舉行會議，該黨經濟委員會主席馬馬多夫（Zohrab Mammadov）表示，造成目前國家經濟嚴重問題者包括：戰爭所帶來的巨大損害、積欠太多的債務、失業率高、毫無作用的稅務政策、預算支出不足、強大的地下經濟等因素，而這些也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sup>⑤</sup>

目前，阿國國內企業彼此間互欠的債額高達二千七百億馬納特（Manat），這個數字是整個國家收入預算的兩倍，總統與政府相關部門均曾表示無法解決這項問題，而有關的法令也一直沒有通過。另一問題則是缺乏投資。去年，在總投資金額四十七億馬納特當中，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屬外國的；至於本國的商人卻因對政府與環境信心不足而相繼到外國去投資，僅土耳其一國就投下了七億四千六百萬美元的資金。同時，阿國的出口產品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原料。所以，各黨派也都在擔心阿國會在未來成爲其他國家的原料供應國。

還有地下經濟與貪污的問題，真已到了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因爲地下經濟已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六十五。所以，前任代總理馬西莫夫（Ali Masimov）認爲，這種情況非常危險，並且令人感到悲觀，他還要求當局注重產量減少的問題。國會預算問題委員會副主席阿里爾札耶夫（Ali Alirzayev）是執政黨成員，他也承認人民缺乏社會保障以及政府貪污嚴重。阿塞拜疆並非沒有擬訂改革計畫，但是深化「體質調整」時，步伐緩慢的另一項原因也包括了缺乏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各地方勢力只支持對自己有利的改革方案，而國營機構與國營公司經理們總會抗拒改革，妨礙進步。<sup>⑥</sup>這些問題實非一兩年內可以解決，就算今年秋天，阿里耶夫再度連任，能否消彌這些經濟不安的因素，恐怕還是一個問號。

### 四、石油的開採

首先，阿塞拜疆自一九九二年起便和以英國石油公司爲首的西方石油集團接觸，磋商有關裡海石油之探勘與開採事宜，雙方談判至翌年六月曾簽訂草約，但於十一月初，雙方又以正式協議取代先前草約。當時，西方是以七十五億美元對裡海兩個油田投資進行勘採，而且可自其產量中獲得百分之廿的利益。一九九四年，俄國也告加入，並和西方各石油大國、土耳其與伊朗之間就油管路線之鋪設、股權之分配，石油投資金額之加碼與重新分配等各項攸關利益的問題，不斷對巴庫當局提出要求，雖然阿國政府對於莫斯科之手段已有心理準備，但阿里耶夫在面臨俄國海外情報部門利用阿國內務部特警部隊製造叛變事件時，也不得不對俄方做出若干讓步。不過，阿塞拜疆在

註⑤ Ayna, Apr. 25, 1998, p. 15.

註⑥ EIU Country Profile: Azerbaijan 1997~98, p. 13.





這些年來運用豐富的石油藏量確實已達成提升了自己國際地位之目的，同時還讓西方石油集團在這段期間於裡海油區堆起了一道「錢牆」(The Wall of Money)，使得阿國的經濟出現復甦的跡象。<sup>④</sup>

其次，阿國爲了收回「納卡地區」，和亞美尼亞與其所支持的「納卡共和國」已周旋了十年，三方爲這個地區都付出了沈痛的經濟代價，值此情況下，阿里耶夫爲突破數年的談判僵局，便要求西方與俄國石油大國對亞美尼亞恩威並濟，以迫使埃里溫當局鬆手。這項計畫想要實現並非易事，主要是美、俄兩個大國與亞國關係頗深，而俄國更是不願意失去亞美尼亞這個戰略據點，所以阿里耶夫先在華府政客們面前提出下列要求：(一)解除美國國會所訂的禁令，以增加對阿國數十萬難民的人道援助；(二)說服亞美尼亞領導階層趕快讓步，同時提出一旦亞國能有善意回應時，則不排除將輸油管線鋪經亞國；<sup>⑤</sup>(三)勸告莫斯科方面能與西方合作，消除地區穩定與繁榮的障礙，以便大家同享數十年的經濟榮景。

事實上，阿里耶夫的計畫確是發揮作用，亞國前總統捷爾—彼特羅斯揚原先的「不打、不和」原已改口爲「贏了政治、輸了經濟」，並且主張妥協，可是，他卻難敵國內「鷹派」勢力而被迫辭職，新上任的亞國總統於最近已與阿里耶夫在莫斯科會晤，雖然雙方各說各話，但也可感到俄國對此問題之早日解決亦有急迫之感。

第三，隨著石油集團之人馬與機具的投入，裡海油井鑽台林立，可是裡海本身卻是出產魚子醬的鱈魚故鄉。<sup>⑥</sup>該地區鱈魚已存在數百萬年，而魚子醬行銷世界亦有百餘年以上。近年來由於漁民們的過份捕撈在先，石油污染海水在後，已使得魚子產量銳減，聯合國相關組織與伊朗當局均已提出緊急呼籲，<sup>⑦</sup>要求西方各國重視裡海稀有魚類之保存。其實前蘇聯政府對於裡海，曾極爲謹慎地維護鱈魚的生態環境，只是如今當石油利潤超過魚子醬時，似乎有些輕忽了早先的外貿利器。最近，有心人士表示，石油開發固可帶來財富，一旦淪爲「經濟殖民主義」下的原料供應國，卻又無法創造全面經濟富裕時，若想再回頭求助於鱈魚產卵，已是罔然。

## 陸、結 論

阿里耶夫上任以後，首先爲表示推行民主政治決心，乃將第四部憲法擬定並且通

註④ *Ibid.*, pp. 15~16, 21~23.

註⑤ 阿里耶夫雖對美國國會表示，巴庫方面已經考慮將油管鋪經亞國；但事實上，就阿里耶夫所計畫一條自巴庫至杰漢的路線來說，是繞道亞國邊界以南的伊朗與土耳其，再折向南方至地中海。

註⑥ 七〇年代，蘇聯與伊朗共同享有裡海鱈魚魚場，且分別由其國營機構經營，兩國也曾於此地區放下一億尾魚苗。鱈魚體型有大、中、小三種，每種魚可分別產卵一千公斤、二百公斤與廿五公斤。蘇聯政府曾經限制每年出口魚子醬爲一百五十噸，由於保護政策頗有成效，裡海曾經發現一尾高齡六十歲，體重九百磅的大型鱈魚。蘇聯解體後，由五國分別控裡海，阿塞拜疆希望每年出口一百噸魚子醬。參閱 *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Magazine*, Vol. 2, No. 3 (Summer 1994), pp. 50~54.

註⑦ Xinhua News Agency, "Iran Calls for Protecting Environment of Caspian Sea," May 2, 1998.





過，又擴大國會席次，以選舉方式選出一百廿五名國會代表，但可惜的是，一種「不自由的民主」在他治理國家的這些年裡也確實存在；因此反對勢力對「不平等待遇」的反彈與阿里耶夫的加強管制變為惡性循環。

阿里耶夫希望打通「納卡談判」阻礙，並且認為「石油就是政治」，借重國際社會向亞美尼亞與納卡施壓，可是當亞國新總統上任一月後，已經表示，「納卡」絕不交還給阿塞拜疆，同時，也另提替代方案打算進行長期談判。

阿塞拜疆目前地位顯著，主要在於阿里耶夫運用西方工業大國資金與技術來提升自己國家的政經力量，一來拉遠與俄國距離，二來可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至目前為止，阿氏計畫可算是順利。

阿國經改也開始頗早，明知不易，也還是大膽著手進行，起初九年，各項指標多見負數，內外因素形成極大障礙，西方國家望而怯步，投資多轉入石油開發上面，而國民經濟一直處於落後形勢。近兩年來，拜石油開採所賜，已見到改革初效，如此情況，已足以鼓舞阿里耶夫。

另外，為了開採石油寶藏，阿國已是使盡全力，留住西方，然俄國也為爭取本身最大利益，曾不斷迫使巴庫當局釋出更多股權，西方石油集團也頗費心力與財力，為的是不使裡海所有石油資源落於莫斯科之手，目前阿里耶夫可謂坐收漁利。

今年下半，阿里耶夫還想爭取連任，即使穩定當選，未來五年政治能否享有自由而公平的民主，國家經濟能否去除重大弊端，並藉石油收入來促進繁榮，同時又能否畢其「納卡」與難民兩大難題於一役，對七十五歲的他而言，未嘗不是一項重大的考驗。

#### 附表：阿塞拜疆政府暨國會首長名單

總理	拉西扎德 (Artur Rasizade)
農業與糧食部長	阿里耶夫 (Irshad Aliyev)
通訊部長	阿赫馬多夫 (Nadyr Akhmadov)
文化部長	布爾—布爾 (Polad Byul-Byul)
國防部長	阿比耶夫 (Lt. Gen. Safar Abiyev)
經濟部長	納斯魯拉耶夫 (Namiq Nasrullayev)
教育部長	馬爾丹諾夫 (Misir Mardanov)
財政部長	尤西佛夫 (Fikret Yusifov)
外交部長	朱爾夫加羅夫 (Tofiq Zulfqarov)
健康部長	英珊諾夫 (Ali Insanov)
內務部長	烏蘇波夫 (Ramil Usubov)
司法部長	哈珊諾瓦 (Sudaba Hasanova)
勞工與社會保障部代理部長	拉吉莫夫 (Ilgar Ragimov)
國家安全部長	阿巴索夫 (Namiq Abbasov)
新聞與資訊部長	塔伯里吉利 (Siruz Tabrizili)



社會安全部長  
青年與體育部長  
國營石油公司總裁  
國家銀行主席  
國家議會議長

納吉耶夫 (Ali Nagiyev)  
哈拉耶夫 (Abulfaz Harayev)  
阿里耶夫 (Natiq Aliyev) 此人為總統之子  
魯斯塔莫夫 (Elman Rustamov)  
阿列斯克羅夫 (Murtuz Aleskerov)

\*

\*

\*

(收件：87年5月19日，修訂：87年6月2日，接受：87年6月5日)



# Azerbaijan Under the Rule of President Heydar Aliyev

*Joshua S. Lung*

## Abstract

During the former Soviet era, Heydar Aliyev served for twenty years in a number of key posts, ranging from Chairman of the Azerbaijani branch of the KGB, First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Azerbaijani Communist Party (ACP), full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CPSU) to the First Deputy Chairman of the Soviet Council of Ministers. When Gorbachev ousted him from the Politburo in 1987, Aliyev was soon overwhelmingly elected to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Nakhichevom Autonomous Republic on a nationalist platform. After withdrawing his membership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he built a power base and became the top leader of the Azerbaijani Republic with the October 1993 election .

Aliyev has held real state power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ies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he has shown tremendous will and courage. His ruling style has been criticized as being similar to the past Soviet system, bu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during this first phase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If he is re-elected in September 1998 and no major unforeseen obstacles or incidents occur in his next term,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Azerbaijan.

Keywords : Pres. Heydar Alirza Oglu Aliyev, Azerbaijan, Nagorno-Karabakh, Caspian Sea

